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續世說 方正

梁徐勉為吏部尚書，嘗與門人夜集。客有虞皓，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答云：今夕止可談風月，不宜及公事。時人服其無私。梁朱異方貴用事，賓客輻湊，欲引江子一為助。異，子一之姑夫也。子一知異不為物議所歸，未嘗造門。其高潔如此。齊御史中丞顏見遠，梁武帝受禪，見遠不食，發憤數日而卒。武帝聞之曰：我自應天從人，何豫天下士大夫？而顏見遠乃至於此。

陶淵明侃之曾孫，自以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自宋武帝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，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號。自永初以來，惟云甲子而已。

魏高道穆為御史中尉，帝姊壽陽公主行，犯清路。執赤棒卒呵之不止，道穆令卒棒破其車。公主深恨，泣以訴帝。帝曰：高中尉清直人，彼所行者公事，豈可以私恨責之也。道穆後見帝，帝曰：家姊行路相犯，深以為愧。道穆免冠謝。帝曰：朕以愧，卿反謝朕。

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，方正純厚，有儒者風。廚宰進食有邪蒿峙，令去之。曰：此菜有不正之名，非殿下宜食。文宣聞而嘉之，賜以被褥繡纈。北齊蘇瓊為清河太守，性清慎，不發私書。有沙門道研求謁，意在理債。瓊每見則談問元理，道研無由啟口。弟子問其故，研曰：每見府君，逕將我入青雲間。何由得論地上事？遂焚債券。

陳蕭引為建康令，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托，引一皆不許。或諫曰：李蔡之權，在位皆憚，亦宜少為身計。引曰：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末，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？令不平不過免職爾。

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后，長孫無忌數言不可。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。

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、李嶠、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，號為高士圖，引朱敬則預其事，固辭不就。史以為高潔守正如此。

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，引張說令證之。說皇惑迫懼，宋璟曰：名義至重，神道難欺。必不可黨邪陷正，以求苟免。若緣犯顏流貶，芬芳多矣。或至不測，吾必叩閭救子，與子同死。努力，萬代瞻仰在此舉也。說感其言，及入，乃保明元忠，竟得免死。

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，言涉不順，為飛書所告。宋璟為中丞，請窮究。則天曰：昌宗已自首。璟曰：昌宗事露自陳，且謀反大逆，無容首免。請勒就御史台勘鞫。則天不悅，楊再思遽宣敕，令璟出。璟曰：天顏咫尺，親奉德音。不煩宰臣，擅宣王命。則天意稍解，乃收易之等就台。俄有敕特原之，令詣璟謝。璟拒而不見。

宋璟嘗侍宴朝堂，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御位。舉箸待璟，久之方至。先執酒西向拜謝，飲不盡卮，遽稱腹痛而歸。

中宗時，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，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，帝詔殺之。宋璟請付獄，帝怒，岸憤出側門，謂璟曰：「朕謂已誅之矣，更何請也？」璟曰：「人言三思亂宮掖，陛下不問即斬之，臣恐有竊議者。故請按罪方行刑。」帝愈怒，璟曰：「請先誅臣，不然終不奉詔。」帝乃免月將死，流之嶺南。張嘉貞後為相，閱堂案，見璟危言切議，未嘗不失聲歎息。

李元紘為雍州司戶，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，元紘斷還僧寺。豆懷貞為雍州長史，懼太平公主勢，促令改斷。元紘大書判後曰：南山或可改移，此終無搖動。懷貞不能奪。

韓休為相，萬年尉李美玉得罪，上特令流之嶺外。休進曰：美玉位卑，所犯又非巨害，今朝有大奸尚不能去，豈可舍大而取小也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，恃恩貪昌僭擬縱恣，臣請先出伯獻，而後罪美玉。上初不許之，休固爭曰：陛下若不出伯獻，臣不敢奉詔。上以其切直，從之。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，引為同列。既知政事峭直，多折正嵩。宋璟聞之曰：不謂韓休，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！上或宮中宴樂，及後苑遊獵，小有過差，輒謂左右曰：韓休知否？言終，諫疏已至。上嘗臨鏡默然不樂，左右曰：韓休為相，陛下殊瘦於舊，何不逐之？上曰：吾貌雖瘦，天下必肥。蕭嵩奏事常順指，既退，吾寢不安。韓休常力爭，既退，吾寢乃安。吾用韓休，為社稷爾，非為身也。

宦官李輔國專權判行軍司馬，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，謂之察事。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。有所迫呼，諸司莫敢抗仰。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，追去釋放，莫有違者。每日就銀台門決天下事，便稱制敕禁中符印，悉佩之出入。凡敕輔國押署，然後施行。李峴為相，叩頭論輔國之罪，上悟，賞峴正直。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，請歸本官。察事等並停。

崔祐甫性剛直，遇事不回。為中書舍人時，中書侍郎闕，祐甫知省事，與宰相常袞不合。隴州貓鼠同乳，袞以為瑞，率百官稱賀。祐甫獨不賀。中官詰之，祐甫云：此物之失常也，可弔不可賀。貓當食鼠，今受人養育，職既不修，何異法吏不觸邪，強吏不捍敵？恐須中命憲司，察聽貪吏，戒諸邊吏，毋失巡徼，使貓能致功，鼠不為害。代宗深嘉之。

興元元年，盧杞移知饒州。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。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。德宗未悟。獻恭復奏曰：袁高是陛下一良臣。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：欲授杞一小州，可乎？對曰：陛下授大州亦可，其如土庶失望何？獻恭守正不撓如此。

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。延賞怙權矜已，而疾渾守正。俾其所厚，謂渾曰：相公舊德，但節言於廟堂，則重位可久。渾曰：為吾謝張相公，渾頭可斷，而舌不可禁也。竟為延賞所擠罷相。

朱泚盜據宮闕，源休勸泚偽迎聖駕，陰濟逆志。乃遣其將韓旻疾趨奉天。時德宗蒼黃之中，未有武備，段秀實陷在賊中，以為宗社之危在頃刻，乃倒用司農印符以追兵。旻至駱驛得符，軍人亦莫辨其印文，皇遽而回。秀實自度旻之來，已必死，明日泚召秀實議事，語至僭竊，秀實勃然，奪源休笏，唾泚面曰：狂賊，恨不斬汝萬段！遂擊之，泚舉臂自捍，才中其額，流血被面，匍匐而走。秀實遇害。

肅宗嘗不豫，太卜云祟在山川。王琬作相，遣女巫分行天下，令中使監之。所至因緣為奸。有一巫盛年美色，以惡少數十自隨，宿黃州傳舍。刺史左震晨至驛門，扃鑰不可啟，震破鎖而入，曳女巫階下斬之。所從惡少皆斃。閱其贓賂數十萬，震籍以上聞。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稅。其中使遣歸京。肅宗不能詰。

肅宗欲大用李勉。會李輔國寵任，意欲勉降禮於已，勉不為之屈，竟為所抑，出歷汾虢刺史。後為相，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，袁高奏駁，遂授澧州別駕。勉謂德宗曰：眾人皆言盧杞奸邪，而陛下獨不知。此所以為奸邪也。時人多其正直。

杜亞為東都留守，誣大將令狐渾為盜。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。亞以為不直，密表陳之，寧遂得罪。上信而不疑，宰相以獄大宜審，命李元素覆按，乃就決之。亞迎路，以獄成告元素。元素驗之五日，盡釋其囚以還。亞又誣奏元素，元素奏未畢，上叱出之。元素曰：臣一出，不得復見陛下。乞容盡詞。上意稍緩，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，上乃悟，曰：非卿孰能辨之。後數月，竟得真盜。元素由是為時器重，有美官缺，人必指元素。

李晟之子聽，為羽林將軍，有名馬。穆宗在東宮，令近侍諷聽獻之。聽以職總親軍，不敢從。及即位，擇太原帥，宰臣進擬，上皆不允，曰：李聽不與朕馬，是必可任。以為河東節度使。

杜黃裳為太常卿，方王叔文之盜權，黃裳終不造其門。嘗語其子婿韋執誼，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。執誼遽曰：丈人才得一官，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？黃裳勃然曰：黃裳受恩王朝，豈可以一官見買！即拂衣而出。尋拜平章事。

李藩為校書郎，王紹持權，邀藩一相見即用，終不肯。就為給事中制敕，有不可遂，於黃敕後批之。吏白：宜別連白紙。藩曰：別以白紙，是文狀。豈曰批敕耶？裴均言於帝，以藩有宰相器，擢為平章事，與權德輿同在政府。河東節度使王鐔，遺路權幸，有密旨王鐔可兼宰相，宜即擬來。藩遂以筆涂兼宰相字，卻奏入，云：不可。德輿失色，云：縱不可，宜別作奏，豈可以筆涂

詔耶？藩曰：勢迫矣，出今日便不可上。日又暮，何暇別作奏？鈔命果寢。史雲藩為相，材能不及裴洎，孤峻頗後韋貫之，然人物清整，亦其流也。

盧坦為中丞裴均為僕射在班逾位坦曰：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：南仲何人坦曰：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幸者也

武儒衡字廷碩，氣直貌莊，言不妄發。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，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，以望其知。儒衡謁見，未嘗輒易所好，但與之正言直論。餘慶亦重之。元稹依依內官，得知制誥，儒衡深鄙之。會食瓜閣下，蠅集於上，儒衡以扇揮之曰：適從何處來，而遽集於此？同僚失色，儒衡意氣自若。

韋貫之為長安縣丞。德宗末年，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，言其可否，必數日而詔行。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，答曰：是與吾同里，極聞其賢，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。舉笏示說者曰：實已記其名氏矣。說者喜，驟以其語告於貫之，且曰：子今日詣實，而明日受賀矣。貫之唯唯，終不往，亦不遷。後相憲宗。

韋澳，貫之子也。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，溫請用澳為御史，謂澳曰：高二十九持憲綱，欲與汝相面，汝必得御史。澳不答。溫曰：高君端士，汝不可輕。澳曰：然恐無呈身御史。竟不詣元裕之門。後為京兆尹，會宰相蕭鄴判度支，而戶部缺判使。澳對於延英。宣宗曰：戶部缺判使，澳對以府事。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，又曰：卿意何如？澳曰：臣近年心力減耗，不奈繁劇累。曾陳乞一小鎮，聖慈未垂矜允。上默然不樂。甥柳玘曰：舅特承聖知，延英奏對，恐未得中。澳曰：吾不為時相所信，忽自宸衷委以使命，必以吾他岐得之，何以自明？我意不錯，爾須知。時事漸不佳，是吾徒貪爵位所致，爾宜志之。後出鎮河陽，辭於內殿，上曰：卿自求便，我不去卿。

路隋為中書舍人，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，必叱而卻之，曰：吾以公事接私財耶？終無所納。

韓愈與人交，榮悴不易。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。瞪然不顧。穆宗以愈為京兆尹，六軍不敢犯法。私相謂曰：是尚欲燒佛骨，何可犯之？

裴度為元稹所間，罷兵權，為東都留守。過京師朝見，先敘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，受命討賊，無功行陳，除職東都，許令人覲。辭和氣勁，感動左右。度伏奏龍墀，涕泗嗚咽。穆宗為之動容。口自諭之曰：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。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，為奸邪排擯，雖度助德，恐不能感動人主。及度奏河北事，慷慨激切，揚於殿廷，在位無不聳動。雖武夫貴介，亦有咨嗟出涕者。

李甘字和鼎，大和中為侍御史，鄭注求入相，甘唱言於朝曰：宰相者，代天理物，先德望而後文藝。注何人，敢茲叨竊白麻。若出吾必壞之。會李訓亦惡注所求，相注之事竟寢。甘猶貶封州司馬。

崔從少以貞晦恭遜自處，不交權利。忠厚方嚴正，人多所推仰。階品合立門戟，終不之請。四為大鎮，家無妓樂，士友多之。

孔緯字化文，乾符中為御史中丞，緯器志方雅，疾惡如讎，既總憲綱，中外不繩而自肅。僖宗幸蜀，百寮以田令孜在上，左右意不欲行，皆以袍笏不具為詞。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：吾輩世荷國恩，身居秋憲，雖六飛奔迫，而咫尺天顏。累詔迫征，皆無承稟，非臣之義也。凡布衣交舊，猶緩急相救，況在君親？策名委質，安可背也。言竟泣下。三院云：聊營一日之費，俟信宿繼行。緯拂衣起曰：吾妻危疾，且不保夕，丈夫豈以妻子之故，忘君父之急乎？公輩善自為謀，吾行決矣。行至褒中作相。孔氏子孫，元和後昆仲貴盛，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，未有為宰相者。至緯始在鼎司。

李輔國求為宰相，諷僕射聯章薦已。肅宗密謂宰相蕭華曰：輔國欲帶平章事，卿等欲有章薦信乎？華不對，出問裴勉，曰：初無此事，吾臂可截，宰相不可得也。華復入奏，上喜曰：勉固堪大用。

顏杲卿為安祿山所擒，祿山面責之曰：汝昨自范陽戶曹，我奏為判官，遂得光祿太常二丞，便用汝攝攝山太守。負汝何事，而背我耶？杲卿瞋目曰：我身為唐臣，常守忠義，縱受汝奏署，便合從汝反乎？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，叨竊恩寵，致身及此。天子負汝何事，而汝反耶？祿山怒甚，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，節解之。比氣絕，大罵不息。杲卿子泉明亦賢。

劉蕡文宗大和二年對制策，斥言宦官。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，物論喧然不平。守道正人傳讀其文，至有相感泣者。諫官御史，扼腕憤發，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，以避黃門之怨。惟登科人李邵曰：劉蕡不第，我輩登科，實厚顏矣。請以所授官讓蕡。事雖不行，人士多之。

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，兩省莫敢執奏。即宣示所司。吏部員外郎李朝隱，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，怨謗紛然，朝隱一無所顧。

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，侍御史豆群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，不宜在朝。又嘗謁叔文，揖之曰：事固不可知。叔文曰：何謂也？群曰：去歲李實怙恩挾貴，氣蓋一時。公當此時，逡巡路旁，乃江南一吏爾。今公一旦復據其地，安知路旁不復有如君者乎？韋執誼以群素有強直名，止之。

裴洎作相，器局峻整，人不敢干以私。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，洎資給優厚，從容款狎。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，洎曰：公才不稱此官，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。他日有官宰相憐公者，不妨得之。洎則必不可。

僧鑿虛自貞元以來，以財交權幸，受方鎮賂遺，厚自奉養，吏不敢詰。憲宗時，於頤以賂求出鎮，事發連鑿虛，權幸爭為之言。上欲釋之，中丞薛存誠不可。上遣中使詣台宣旨，曰：朕欲面詰此僧，非釋之也。存誠對曰：陛下必欲面釋此僧，請先殺臣，然後取之。不然臣期不奉詔。上嘉而從之，杖殺鑿虛，沒其所有之財。

憲宗時柳公綽為京兆尹，公綽初赴府，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。公綽駐馬，杖殺之。明日入對延英，上色甚怒，詰其專殺之狀。對曰：陛下不以臣無似，使待罪京兆。京兆為輦轂師表，今視事之初，而小將敢爾唐突，此乃輕陛下詔令，非特慢臣。臣知杖無禮之人，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。上曰：何不奏對？曰：臣職當杖之，不當奏。上曰：誰當奏者？對曰：本軍當奏。若死於街衢，金吾街使當奏。在坊內，左右巡當奏。上無以罪之，謂左右曰：汝曹須作意，此人朕亦畏之。

裴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，求作先銘。貫之曰：吾寧餓死，豈肯為此哉？

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，請敕學士撰文，且言臣已具萬縑欲酬之。憲宗以命李絳，絳力陳立碑為非，詔毀碑樓。

韓公武以財結中外，戶部牛侍郎錢千萬，不納。穆宗大喜，以為相。乃僧儒也。

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，為淮南監軍。李鄴為節度使，性剛嚴，與承璀元相敬憚，未嘗相失。承璀歸，引鄴為相。鄴恥由宦官進，及將佐出祖，樂作，鄴泣下曰：吾老安外鎮，宰相非吾任也。既至京師，辭疾不入見，不視事，百官到門者，皆不見。固辭相位。憲宗以為戶部尚書。

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，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。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棕同選，且欲更擇良家美女，教而獻之。棕曰：監軍自受敕，棕不敢預聞。監軍再三請之，不從。監軍怒，具表其狀。上覽表默然。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。上曰：敕藩方選倡女入宮，豈聖天子所為。杜棕不徇監軍意，得大臣體，真宰相，朕甚愧之。遽敕監軍勿復選，擢棕為平章事。棕入謝，上勞之曰：卿不從監軍之言，朕知卿有致君之心。今相卿，如得魏徵矣。棕佑之子，岐陽公主之夫。

憲宗為陳宏志所弑，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。又宣宗之母鄭太后，本郭后侍兒，有宿怨，故宣宗即位，待郭太后殊薄。太后意怏怏。一日，登勤政樓欲自隕。宣宗聞之，大怒。是夕，太后崩。外人頗有異論。宣宗以鄭太后故，不欲以郭后祔憲宗。有司請葬景陵外園，禮院檢討官王皞奏：宜合葬景陵，神主配憲宗室。奏入，宣宗大怒，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，皞曰：「太皇太后，汾陽王之孫。憲宗在東宮，為正妃。逮事順宗為婦，憲宗厭代之夕。事出曖昧，太皇太后母天下，歷五朝，豈得以曖昧之事，遽廢正嫡之禮乎？」敏中怒甚，皞詞氣愈厲。諸相會食，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。敏中使謝曰：「方為一書生所苦，公但先行。」墀入，至敏中廳，見皞爭辨方急。墀舉手加額，歎皞孤直。明日，皞貶句容令。懿宗時，皞還為禮官，申抗前論，卒以郭后祔廟。

昭宗在鳳翔，韋貽范為相，多受人賂，許以官。既丁母憂，日為債家所噪，故急於起復。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。

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范起複製，渥曰：吾腕可斷，此制不可草。即上疏論貽范遭憂未數月，遽令起復，實駭物聽，傷國體。學士院二中使怒曰：學士勿以死為戲。渥以疏授之，解衣而寢。二使不得已，奏之上，即命罷草。仍賜敕褒美之。

後唐李愚，行高學瞻，有史魚蘧瑗之風。侃然正色，不畏強御。衡王入朝，重臣李振輩皆致拜，惟愚長揖。梁末帝責之曰：衡王朕之兄，朕猶致拜，崇政使李振等皆拜，爾何傲耶？對曰：陛下以家人禮兄，振等私臣，臣居朝列，與王無累，安敢諂事？其剛毅如此。

蜀主心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，李起上言，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。蜀主曰：昊家多冗費，以厚祿優之爾。起性倖直，李昊嘗語之曰：以子之才，苟能謹默，當為翰林學士。起曰：俟無舌，乃不言爾。